

WENYIXIANGJUNBAIJIAIWENKU

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王开林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谈

WENYIXIANGJUN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

散文方阵
主编 谭谈
副主编 张先瑞

散文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散文方阵

责任编辑：萧汉初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ISBN7-5404-2424-9/I·1812

本方阵定价:158.40 元 本册定价:1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更换

总序

文选德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 / 1

I 编

致一千年后 / 1

我刺杀了秦王 / 7

再摆一次鸿门宴 / 13

天启 / 19

顿悟 / 24

城市宿营地 / 30

- 破愁城 / 35
- 暖雪 / 39
- 古瓷上的魂魄 / 45
- 今夕岁华落 / 49
- 年华随风而逝 / 54

II 辑

- 慈母在天堂 / 61
-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 67
- 飘飘何所似 / 73
- 深深呼吸 / 78
- 最后一击 / 83
- 名字写在水上 / 91
- 大于零 小于一 / 96
- 在世界的某处 / 101
- 我欲横天无羽翰 / 106
- 焉肯雄心向尔低 / 112

III 辑

- 为爱而生 / 117
- 浮幻的九月 / 121
- 玫瑰的故事 / 124
- 我们拥有的只是回忆 / 127

- 一朵落花比时间更永恒 / 130
内心的火焰与花朵 / 134
独照菱花 / 142
旧情复发 / 145
上帝坐在你我之间 / 150
妙处难与人说 / 153

IV 辑

- 他给了我们整座花园 / 159
千秋是多久 / 169
微言与覃思 / 176
神性的歌者 / 179
流水落花留恨事 / 183
陶然独忘机 / 186
是真孤独者能本色 / 189
试剑还寻好头颅 / 192
老树春深更著花 / 195
抱瓮者的影踪 / 198

V 辑

- 阳光不锈 / 202
让世界停一停我要下车 / 205
七、八十年前的征婚启事 / 208

- 麻将中有鬼 / 212
听朋友谈上海人 / 215
命运的风标 / 218
从余勇可贾到余音绕梁 / 224

VI辑

- 酒令的风雅 / 239
魔鬼计划 / 245
握手的学问 / 251
再唱一遍 / 254
暗香浮动 / 259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 261
落叶满空山 / 264
书话六则 / 267
万古苍凉一羽毛 / 273

王开林主要著作目录 / 277

总跋（谭谈） / 278

致一千年过后的你

一千年的长度相当于一条河流的长度，起始两端之间，我们只能眺望而不能相遇。命定在此时，命定在此地，我写下这篇文章，想象一千年过后，你将在温暖的南窗下偶然读到它，细细咀嚼文中的每词每字，也认定你是与我从无一面之雅，却心予魂授的隔世知音。读它吧，用你湛亮如斧的眼光，更要用你变化如虹的灵智，但愿你不会将它视为一篇写于二十世纪末某个风雪之夜的“古文”，你将感知到捧于手掌的这颗心，已搏跳千载，犹然鲜活。

我从未奢望过你是异代的红颜知己。前苏联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有一首名作，题为《致一百年过后的你》，她明知“我够不着吻你！只能隔着忘川/伸过去我的双臂”，却依然在诗中大胆地想象，会有一位“明眸宛若两团篝火”的英俊男子去寻谒她的芳茎，而且坚信“你会拒绝所有情人的天姿国色——/为了伊人的玉骨冰肌”。那绝对是太凄美太浪漫的念头，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女诗人的念头。

我手中的玫瑰瓣瓣零落，纷纷凋谢了，但内心的情意并

未枯竭。真正的恩慕如同逢春而放的山花，岂是望秋而陨的木叶？我奢侈的愿望仅表现在：这篇文字能够化作窖底的芳醇，虽逾千岁，漱齿犹香。

我在高山之巅，万年的积雪之上，巍巍然，苍苍然，皑皑然，如同一棵孓遗的古树，枝柯上挂着朝云的白手绢，晚霞的金丝带，空阔辽远的天地间，只有星星的宝殿和日月的行宫。谁说“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那长柄的杓就在我手中，我醉，天人同醉，报晓的锦鸡也忘了鸣喔。可叹人生苦短，奄忽如白驹过隙，能有多少欢乐？一人烂柯山，世上已千年，仔细看来，哪是沧海？哪是桑田？只见白发三千丈，红颜一瞬间。在这绝世离尘之处，李太白的《悲歌行》依稀可闻——

“悲来乎，悲来乎/天虽长，地虽久/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死生一度人皆有……”

杜甫滴泪情何限？李白斗酒诗百篇。诗人，你要御风而去，入广漠之野，寻乌有之乡，然而既乏天梯，又无羽翼，难得消息。多少挂碍，多少牵绊，不得已啊，让人世留住了骸骨，留住了坟墓，留住了诗歌，又岂能留住那无以羁縻的一缕诗魄？

我并非吟风弄月的诗家，置身于历史的大定式或大变式中，也绝不是那种独具手眼，别有怀抱的顶尖角色。重重帘幕密遮灯的政治赌局永无收场的那天，我若即若离，充当微笑的看客——只在幻念中充当冷面的刺客——看他们得志时赢得佛祖升天，失意时输得人头落地！一拨又一拨“政治家”张狂或沮丧一阵之后，统统销声匿迹了。我若指称那些孤坟荒冢中的累累白骨为王侯将相，没人会认同，也没人肯

相信，可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不赌，不赌的看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在高山之巅，万年的积雪之上，横笛一吹，吹落五千年的血色梅花，我是迈绝古今的剑客，视人间丑类为蛇鼠蝼蚁，不值一哂，不堪一击。

这柄龙吟之剑，采自一万年的铁石，炼于一万年的洪炉，经过一万年的锻造，淬于一万年的雪水而成，谁敢引颈以试其刃？

在历史的大剧院里，正上演最揪心的一幕又一幕——

是我，图穷匕首见，血溅秦廷；

仍是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一击不中，再击不中，并非我真的疏于技艺，或失于一念之仁，实为天命难逆。对此，我无话可说。

我在高山之巅，心中的积雪更厚。我是大孤独者，如这柄旷世无俦的宝剑，不再饥渴，不再愤怒，只沉静地怀想昔日的荣光。它不愿重返人世，就让这万年的寒雪悄寂无声地埋葬它，也埋葬我吧，死于无人知晓的时刻是最快意的时刻。

积雪粹白，谁能痛书半纸？

西风狂悲，我要强求一醉。

我在逝川之上，裁芙蓉以为衣，制芰荷以为裳。至情至性的一江春水呵，你将我带回三千年前《诗经》的首篇，开宗明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莫非我就是那位辗转反侧的多情公子？也是，也不是。说是，我的确来自水之谓，水之涘，三千年前，我曾涉江采芙蓉，那

淑女微微颔首，就有了千古如斯的风流；说不是，我出生在离风雅颂很远的时代和完全不相邻的地方，那窈窕淑女嫁给了谁？早已不得而知。

我为情而生，生于三千年前，或三千年后，生于北地，或南方，又有什么两样？我渴饮黄河水，饥食江南蕨，仅在一首国风里活着，就是幸福而且幸运的，更何况我枕息在一百六十篇国风的“乳峰”之上！我有千千万万之身，有千千万万之心，身外有心，心外有身，体验了人间至纯至美的情爱，春朝夏午秋暮冬夕，沸响的血液使我复活，一次又一次，无止无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唱着这支古歌，我顺流而下，溯流而上，不畏三千年九万里的道阻且长。

我在逝川之上，范蠡也在逝川之上，桂棹兮兰桨，那击水声谈笑声泠然在耳。我们曾在某时某刻擦舷而过，我忘了问他：西子浣纱时温柔，著锦时更温柔？入吴宫前已解风情，出吴宫后更解风情？他会如何作答？范蠡乃是举世无双的大智者，明知越王勾践“长颈鸟喙，蜂目豺声”，最是天底下第一等刻薄寡恩的忍人，竟然还舍得将自家如花美眷作其大钓的香饵，投于吞舟之鲸的口腹？这等大勇之后的大智慧，别说你我无法透解，想必西施也难以渐悟。

在逝川之上，或许我就是范蠡，是那解不开的千古之谜。烟波浩淼，漂舟不系，袅娜的西子画上心头。天际雁字横斜，声声嘹呖，仿佛告诉世人，那是不足采信的越传越奇的传奇。

“若有得选择，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朝代？”

“我不曾仔细掂量过，也许……”

“若想少年封侯，你最好生于西汉。汉武帝好大喜功，鞭笞匈奴，开疆拓土。霍去病十八岁即勇冠三军，荣封为冠军侯，去病固然少年果毅，肝胆绝人，但也颇得益于一位大将军舅舅——卫青。卫青功烈盖世，也颇得益于一位好姐姐——卫子夫，她是汉武帝宠幸的夫人。卫青早年牧羊，受尽薄待和欺侮，然而时势造就了他，七击匈奴而为万户侯。”

“历史不尽如此。飞将军李广可谓劳苦功高，大小七十余战，未有封爵，暮年自刭而死。李陵败降，终绝南归之路。太史公直言取祸，受辱于蚕室，惨遭腐刑。如此结算，汉武帝何等冷血寒心，薄情寡义！”

“身为文人，做大唐的士子，可谓至幸。”

“有道是，‘秀句出寒饿，诗人例穷蹇’，李白、杜甫二人，一为诗仙，一为诗圣，尚且终身拂佛不乐，余子可想而知。”

“那么，宋朝如何？”

“只要看看苏东坡的遭遇，就明白了，真情至性的文人并没有什么好的出路。”

“其余元、明、清……”

“每况愈下。”

五千年间，何曾有过什么光明自由的黄金时代？我始终游弋在历史的血河泪海之中，别无选择。我行走在每个日子的刀尖之上，是歌，是舞；是笑，是哭；是和平，是战争；是创造，是毁灭；是上升，是沉沦；是生而又死，是死而又生。

我是一，是二，硬币正反，在空中翻飞，坠地的金

声可以期待。

“历史的大潮涨了又退，退了又涨，将那些空空如也的贝壳信手扔满滩头。”

是啊，所有血肉被吮吸而去，荡然无存，索然无味。

我早已预料到，你将惆怅于千秋之下。不知今日的风，能否吹动你异日的衣襟？想必你在荒漠的午夜，等待禅悦来临，可是顿悟往往不在今世，更不在此时。

孤独使人裸露，完全裸露，仿佛不畏豺狼虎豹的赤子裸露在荒原，我的心灵裸露在时间的刀俎侧畔！

雪落心丘，何其安详。你能相信吗？这纷纷飘撒的玉屑正体现了生命轻若无物的质量，谁因而妄自菲薄，谁就会完全失重，被卷入阴阴的冷风。你说：“真白啊，真干净啊！”这就对了，从一朵晶莹的雪花，你认出我的魂魄，也认出我是你前生的前生，是你往世的往世，是你的宿命之影。这些文字又何尝不是翔舞的雪花呢？落在你手心，飘逸是其超然的舞姿，消融则是其澹然的气韵。

就这样吧，我在此端大声疾呼，你在彼端回应如响。

千年的日子逐页翻过，你阖上“书”，一切重又混沌如初。

我刺杀了秦王

只要能回到过去
就可以改变未来

在想象的极端，驰而不返的时间长河便可以回溯，我将携带今天的记忆，犹如携带一件轻便的行李，回到昨天，回到往年，随意抵达历史的任何一个边陲小站，恰似闲庭信步一般，无须办理出境入境的诸多手续。

“人类永远无法篡改铁定的古代史。”

如此短见浅识的论断势必不攻自破。总有那么一天，人类将凌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难以逾越的界限。届时，需要何等非凡的外界约束力和内心自制力，后裔才不会像小学生涂改作业那般篡削历史成文！试想，在古木雕花的茶几旁，你与自家远祖坐而论道，两语三言，即把往事前尘解说得丝丝入扣；你任性跳跃于诸多话题，无论脚上缚几只神行马甲，取怎样迅疾的步速，都不会比在梅花桩上打一趟醉拳更为惊险。那无疑是既荒诞又刺激的事情。